

商务新知译丛



# 什么是 哲学

[西]何·奥·加塞尔 / 著



商务印书馆

商务新知译丛



# 什么是哲学

〔西〕何·奥·加塞尔著 商梓书等译

商务印书馆

1994·北京

# What is Philosophy

by

*José Ortega y Gasset*

商务新知译丛

## 什么是哲学

〔西〕何·奥·加塞尔 著

商梓书 等译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1678-9/B·215

---

1994年2月第1版

开本 787×1092 1/32

1994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73 千

印数 5 000 册

印张 4 1/2

定价：6.10 元

---

# 目 录

|                    |     |
|--------------------|-----|
| 1. 哲学的历程 .....     | 1   |
| 2. 一代的哲学 .....     | 13  |
| 3. 寻根的哲学 .....     | 25  |
| 4. 无可避免的哲学 .....   | 41  |
| 5. 我们的哲学 .....     | 51  |
| 6. 我的信念与哲学 .....   | 63  |
| 7. 我的怀疑与哲学 .....   | 77  |
| 8. “我”的发现与哲学 ..... | 91  |
| 9. 我的命运与哲学 .....   | 101 |
| 10. 我的明天与哲学 .....  | 113 |
| 11. 我而非我的哲学 .....  | 123 |

## 1.1 今天的哲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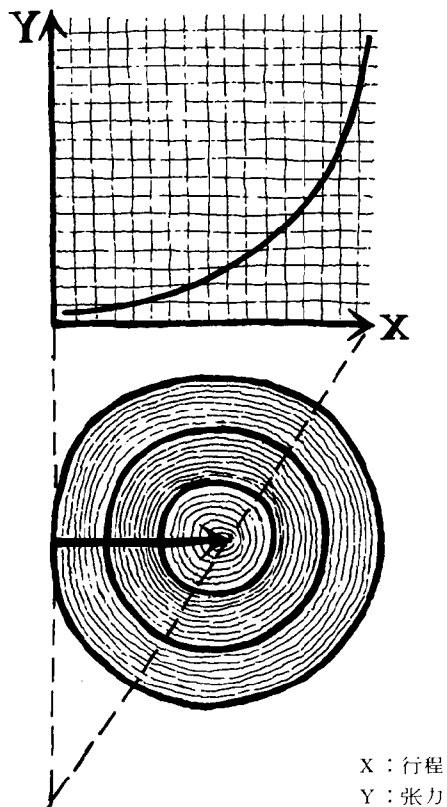
踏上哲学之路，我不给你们预告行程，不让你们预见结果。因为，思考的结果，要是与思考所走的路割裂开来，有如孤岛般孑然独处，那是最坏的一种抽象，叫人无法理解。

那么，站在哲学之路的起点上，就让我提出一桩众所周知的事实：今天哲学在大众的精神生活上所占有的地位，与它在本世纪初所占的地位，可谓不可同日而语；同样，哲学家对哲学的态度也大异其趣。君不见，当今之世，环顾四海，思想性的读物卖得比文艺书籍多；“意念的科学”也到处牵动了越来越多的好奇心！

这好奇是缘何而起的呢？一方面，这是由于大众对意念有了新的需要；同时这又由于人们从意念发现了欣喜。这二者的联系绝非偶然：我们会发觉，伴随着每一种内在基本需要的，是感官上的一种欣快反应。即是之故，每一个生命，要是它的命运（生之所需）能饱满实现，就都会感到快乐。对此，施莱格尔（A.W. von Schlegel, 1767—1845）也曾若有所思，他把欢乐和命运的关系这样倒过来说：“对于我们喜欢的，我们具备天才。”所谓“天才”，就是实现某些需要的至高禀赋，一种无上的欢乐总是伴随着它。稍后，我会提出充分的证据，好叫你们在惊异中发现，我们每人的命运正是我们至高无上的欢乐之所在。

较诸前代，我们这个时代似乎有一个哲学的命运。是的，风气变了，哲学家的心态也变了。

从这个起点，我会朝着目标不住前进。这个目标还不能说出来，因为你们还不能理解。我们会循着一个一个的同心圆，由外至内一步一步向着处于中心的目标进发。越往里面走，张力就越大。如果外边是抽象而冰冷的，中心就是叫人吃惊地亲切的了。这样地“围攻”巨大的哲学问题，就象《圣经》上所记载的希伯来人围攻耶利哥城一



【图1.1】 哲学的历程

样——在号角声中绕城而陷之！

越往内走，就越引人入胜，也越切近生活，  
越逼近生活之本。

\* \* \*

诸位从周遭纷繁的处境中抽身来参加这个题为“哲学是什么？”的讲座，我必须提醒诸位，请不要误会，我要讲的不是什么哲学导论。不！我是要对哲学活动作出根本的分析。这种分析——说来也奇怪——似乎还没有人做过；至少可以说，还没有人象我们这样仔细地分析过。

4 尽管这种分析看来是很技术性的，我们却可能在分析中碰上人性中最为亲切的事（甚或亲切得象房中之事）。如果果真如此，这不是我造作的结果，而是我们的技术性分析必然带来这样的结果。

尽管分析是技术性的，我却不是要在你们面前卖弄（象大力士卖弄他的二头肌），我要我所讲的大家都理解，我会尽力而为。

## 1.2 真理的历程

好了，刚才我说，今天的哲学已大有异于前代。那么，我是不是说，昨天的真理已不是今天的真理呢？好的，就让我们面对这个疑惑！

我们的真理，它的历程可真趣怪。就拿万有



$$F = G \frac{m_1 m_2}{r^2}$$

F : 万有引力

G : 万有引力常数

【 $6.67259 \times 10^{-11}$  米<sup>3</sup>/（千克·秒<sup>2</sup>）】

$m_1$  : 质量 1

$m_2$  : 质量 2

r : 两质点间的距离

【图1.2 a】 万有引力定律

引力定律来说，如果这个定律是真实的，自开天辟地以来它就应该是真实的，可它却要待十七世纪某个晴朗的日子才在不列颠岛上由一个人所发现。谁敢说，人们不会一天把它忘掉？（不是否定它或修正它——它始终是对的，就仅仅是忘掉它，象没有发现过它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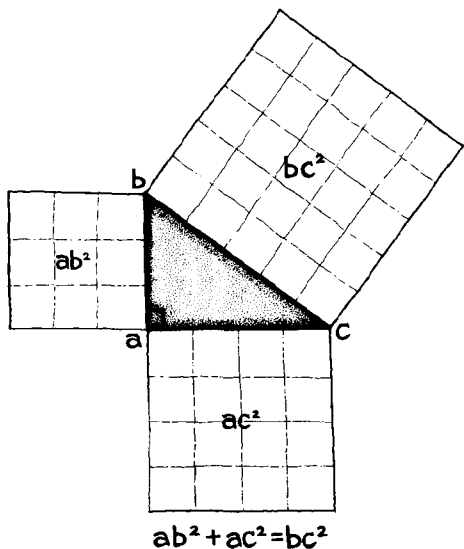
如此这般，真理应该是亘古不变的；真理之被发现，却有其历史的一面。当然，这个时间因素的导入并不影响真理本身，它影响的是真理在人们意识中的存在（这个存在是实际时空中的事

件)。吊诡之处就在这里：由于我们的思想活动（这不过是尘世中暂存之事），我们可以拥有一些永恒的东西（真理）。思想，岂不成了两个对立的世界的交接点？我们的思想活动起而即灭，我们思想的内容却恒常不变。

但我们说真理不变，还不是说它在时间的洪流中长久不变，而是表示真理根本与时间扯不上关系。说真理“常真”，就正如说“绿色的公义”一样不恰当。“真理常真”只是一个方便的说法而已。

或者，为了把真理放在时间以外，我们可以象柏拉图（Plato, 公元前427—前347）那样给它设置一个异域。那么，真理被发现时，它就有如陨石一样，从异域掉进了我们的世界。但它掉进来时所通过的是什么？不是别的什么，是某个人的意识。

这该怎样解释？如果万有引力定律要留待牛顿来发现，那么牛顿和定律之间总该有其近似之处。怎样近似呢？难道是形貌近似？一个人怎么能够在形貌上跟一项真理（比方说，几何学上的真理）相似呢？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跟“毕达哥拉斯定理”（勾股定理）有什么相似之处呢？学生们或许会开玩笑地说，定理跟毕达哥拉



【图1.2b】 毕达哥拉斯定理

斯的裤子相似；可是毕达哥拉斯没有穿三角形的裤子，当时穿三角形裤子的人倒是没有发现勾股定理。

这正好揭示了我们的哲学论述的一个特异观点。我们的哲学正是要认定，在思考者（或观者、幻想者）与被思考物（或被观看之物、被幻想之物）之间，并没有直接的相似之处；相反，

二者之间正是有属类上的根本区别。不独对实物的思考是如此（例如我在想着喜马拉雅山），就是对抽象事物的思考也是如此（比方说，我在想着数目字“18”时，我或我的思想中有什么是跟“18”相似的呢？）。

### 1.3 哲学与历史

然而，作为一门科学，历史的任务正是在于揭示出，为什么这一个哲学思想，或这一种政治制度，只会由某个特定时间里的某些特定的人去发现、发展，或引入生活之中。试想，为什么“批判性”的哲学要到了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才出现呢？

可是，千万不要掉进相对主义的困惑中。不要以为真理只是对于某些人才是真理。

思潮的转变，并不表示昨天的真理成了今天的谬误。此中的转变，是导向的改变，致使人们看到有异于昨天的另一些真理。不是真理改变了，而是人改变了，人不断往前览阅种种真理，选择种种真理；今之所见，或正是前所视而不见的。历史的进程根本上就是如此。这就是——人的历史。

那么，在历史中随着时间而转移的人究竟有着怎样的基本性质呢？要界定人当然是不容易的。历史对人所下的定义越是宽宏博大，它的研究就越是精微深邃。不管怎样，上智与下愚之间，必然有着最起码的共通点。

上古与中古时代都曾对人作过最起码的界定；那就是：人是理性的动物。严格地说（或许得惭愧地说），我们至今还没有超越这个界说。问题在于，什么是“动物”，什么是“理性的”，实在很难说得清楚。为了历史研究的目的，我们可以换个说法：人是可以进行“有意义的思考”的生物，他的思考是我们可以理解的。进一步说，一事物若要是可理解的，它必然具备一定的真理。一个绝对的谬误压根儿就谈不上是对是错，因为我们根本没法理解它。历史是以这个界说作为它的不变之本的，它绝不是相对主义。当历史在研究原始人的时候，它也假定原始人的文化是包含意义和真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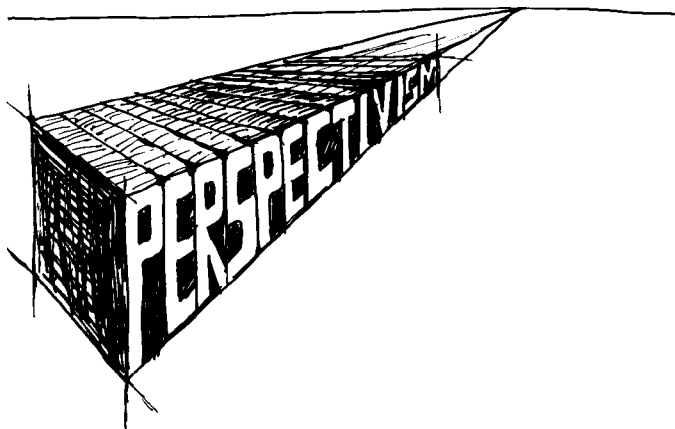
因此，在这种历史观点下，每一个时期的人，其生活都自有它的意义；也就是说，人在不同时期所采取的相对态度，都各有其圆满的意义。寻索对意义的理解，是此中永恒不变的原则，与此相应的是人的永恒的命运。这正是与相

对主义大异其趣之处。基于非常具体的原因，我希望在我们的时代里，“追求永恒的哲学”与“着眼于变易的历史”能携手并进。

对笛卡尔（René Descartes, 1596—1650）来说，人是纯然理性的，不容有所变易。因此，在他看来，历史所涉及的就是人的“非人”内涵，他把这归咎于人那个有罪恶倾向的意志——这个意志不断地把我们引入歧途，使我们偏离理智。对他来说，就如对十八世纪一般人来说，历史没有正面的内容，它只代表了所犯的种种错误。

另一方面，十九世纪的历史理论却与实证主义联手把自己与永恒价值割裂开来，而追逐个别时代的相对价值。今天，我们深感永恒的一面与变易的一面都是不可或缺的。今天的哲学的一个重要任务，正是把这两方面融汇贯通起来。就此，我提出了一种独特的看法；喜欢繁复术语的德国人把这种看法称为“透视观”（Perspectivism）。

从1840年到1900年可说是人类历史上最不利于哲学发展的其中一个时期，甚或可说是一个反哲学的时期。要不是人性固存着一种哲学倾向，哲学可能在这个时期里完全荒废。今天，我们要在颓垣败瓦中重新构建起一套圆满的哲学。



【图1.3】透視

哲学何以在前代变得萎靡不振？——且听下  
回分解。





## 2.1 从头话兴衰

我的这个哲学讲座遇到了一些困难，可是我认为不该让它夭折，所以我们换了一个地点，继续在这里讲下去。

先让我复述两个要点。第一，我讲的不是哲学导论，而是要对哲学活动本身作严谨的分析。此中的分析是至为技术性的。但是技术性的要求却正好逼使我们从最不技术性的话题着手，那就是“我们的生活”——日常生活。第二，我们的探索道路是曲折的，看上去就象一个一个越来越小的同心圆，越往内走，内部的较大张力就使问题越是显突。

我也提到了，进入二十世纪后，哲学由极衰而转盛。面对这个转变，我们